

在沁婉園喝茶



淮風物談 胡竹峰

徽州府，黃山腳下。隋唐時期，此地屬歙州和江南道，天寶年，設立太平縣，屬宣城郡。太平，實在因為不太平，故名太平。

太平也被用作年號，先後十次，但時局總是格外不平。不平則鳴，無非哀鳴，往往孤掌難鳴。元朝人張養浩的《潼關懷古》感嘆，興，百姓苦，亡，百姓苦。正所謂人為刀俎，我為魚肉。魚肉連哀鳴也發不出也，只能聽之任之。

人在太平，想起太平，萬世太平。北宋張載有名言，字字擲地有聲：

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。

今朝風日好，好在太平，於是喝茶。夜裏在太平沁婉園喝了三道茶。

第一道：桂花祁紅金針。

秋日，採來新鮮的桂花加入祁紅金針窰製而成的，茶氣飽吸桂香，桂花之香收攏起紅茶裏的那一抹澀和苦，入口平和，真真太平，有盛世況味。玉食錦衣，高堂大廈，一片祥和。這款茶喝了五六泡，還有餘味，湯色不改，心頭越發感覺太平，想起舊年時候故鄉人家常用的春聯：「向陽門第春常在，積善人家慶有餘」。

第二道：祁紅香螺。

祁門紅茶結合黃山松蘿的製法，形似松蘿，而質乃祁紅。這款茶喝過幾十回，這一次是逸品。過水洗過一遍茶，杯口香氣高長。湯色依舊喜氣洋洋，白瓷杯裏祥光蕩蕩。陡然降溫了，幾杯香螺茶入喉。寒意走遠了，體內春光明媚，好像有一隻喜鵲在靈府鳴叫。

第三道：太平魁紅。

生平飲茶數百種，新逢魁紅，卻像《紅樓夢》裏寶黛初會。黛玉忽聽外面人來報「寶玉來了」。一見之下，黛玉大吃一驚，心裏暗想：「好生奇怪，好像在哪裏見過的，何等眼熟！」寶玉看了黛玉也覺得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，雖然未曾見過她，然我看着面善，心裏就算是舊相識。

魁紅茶用太平猴魁鮮葉製成，長條形，芽葉頗肥壯，色澤烏潤。湯色紅亮美觀，清亮透徹，果香甘香共存，淡淡的甜迴旋出微微的苦澀，其格尤高。

一道茶飲三杯，三道茶，得九杯。雖有牛飲之譏，卻讓人痛快。《紅樓夢》中妙玉有茶論：「一杯為品，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，三杯便是飲牛飲驢了。」如此喝茶，幾乎飲象，近似鯨吞，妙玉見了定然厭棄不願見，避之不及，也好，反正我也不願見她。

同坐者，除了沁婉園主人，還有陳斌先、木葉、項麗敏、袁良才、翟素英諸位。



時光纜車



市井萬象

重慶兩江新區，剛運行不久的「時光纜車」成了城市裏的一道風景線。纜車是老重慶人記憶中不可磨滅的一部分，曾是重慶的一張城市名片，給山城市民的出行帶來了便利，見證了重慶的發展。後來，隨着城市交通快速發展，客運纜車逐漸退出了歷史舞台。

香港中通社

AI歌手的「靈魂發聲」



自由談 賴秀俞

有人說AI孫燕姿是二十一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。與其說這是一個評價，乃至一個結論，不如說這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：AI對藝術創作而言到底意味着什麼？AI歌手是當代流行樂壇的毒藥還是解藥？AI孫燕姿唱了很多孫燕姿不曾唱過的歌，不僅迷戀孫燕姿聲線的歌迷由此實現了願望代償，而且更讓許多人發現，AI歌手具有強大的挖掘潛力以及可能性。AI孫燕姿似乎比孫燕姿本人更加萬能，與此同時，它與孫燕姿的聲線高度一致，孫燕姿獨特的換氣方式都能被機器算法精準模仿。並且，真實的歌手所不能發出的高音，AI歌手可以輕鬆完成；而歌手所能夠創造的情感想像，AI歌手經過數據、算法、模型，未必不能完成。那麼，這個世界還需要真實的歌手嗎？

AI歌手的出現，顯然指明了一個讓人擔憂的未來，那就是藝術可以「去人性化」地生產了。和繪畫、詩歌創作領域已被AI入侵一樣，音樂領域也遭遇人工智能機器生產的倫理危機。當前大眾討論的焦點，大量集中於其中的知識產權問題。不過，版權恐非問題的核心。不僅僅歌手要面臨失業的危機，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應該是，如果AI不僅僅能夠模仿人的智能，還發展到可以模擬人類的情感與人性時，人類在藝術生產領域還有哪些努力的空間嗎？畢竟，AI歌手連聲音中的瑕疵都能複製與生產。換言之，藝術生產中的那些意外或驚喜，可能不再僅僅是人類的獨門手藝。

每每談到藝術創作領域因技術的入侵而產生的危機感，我就會想到本雅明。在他那篇著名的作品《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》裏，他多番強調藝術原作的重要性，「原作的即時地性組成了它的原真性。對傳統的構想依據這原真性，才使即時地性時至今日作為完全的等同物流傳。完全的原真性是技術當然不僅僅是技術——複製所達不到的。原作在碰到通常被視為贗品的手工複製品時，就獲得了它全部的權威性，而碰到技術複製品時就不是這樣了。」藝術複製品被本雅明視為贗品，而藝術

複製品的大量出現，讓本雅明作為一個失落的歐洲知識分子深感挫敗。本雅明認為，倘若複製的技術被廣泛推廣，那麼整個社會將會失去儀式的規制。沿着本雅明的思路，實際上，縱觀當代藝術的運作邏輯，可以發現，悲觀的本雅明到底是過於保守了。當代藝術市場的狂瀾突進，不啻為後現代社會怪現象之一種。藝術的AI化，很可能是我們無法拒絕的未來。

香港「廟街歌王」尹光有一首歌《Dear Myself》，回顧一生的輝煌與暗淡，最後聲明自己要將藝術生命「過繼」給AI尹光。畢竟，相對於有盡的生命，AI尹光哪怕經年累月，它既不會老，也不會死，它所銘刻的是一個歌手最好的聲線，儲存的始終是他最好的時光。這首歌常常讓我忍不住落淚，並非一個人回顧這一生，結論是「數一生的智慧與荒謬／所得所失怎說起／轉轉心情人又照舊」，而是這個歌手唱到最後，發現自己的聲線折舊了，將「日日夜夜願博你一笑」的使命過繼給AI了。在悲涼中，我在這首歌裏既看到了一種希望，同時也感到沮喪。這種希望在於，人生有盡，而技術的發展是廣闊的海洋。在此，透過聲音的「再生」，我們不難看到一種數字化生存的可能。我之所以感到沮喪，是因為我對AI所產生的所有天然負面想像，都源於自己作為人類的危機感。這種感受竟如此地自然而然，僅僅因為我是人類。作為一個曾經被西方批判理論重塑精神世界的人類，我發現自己原來很難超克人類中心主義思想。它竟如此頑固，難怪在我們

的輿論世界中，對AI的負面想像遍地可見。人們一向強調，藝術必然需要人性的灌注，方具有真正的生命。以往，對於諸多AI歌手，大眾的常見評價往往是美則美矣，沒有靈魂。這裏的靈魂，所指的是真實鮮活的人性。沒有靈魂的音樂，就是缺乏真正的生命的音樂。我們對AI歌手的評價，經常是「聲音很逼真」。在此，到底何謂「逼真」，逼近何種「真」，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。我們似乎假設，唯有人類的聲音才是「真」的，而機器的聲音必然是假的。

這顯然是因為，我們早已習慣在自己作為人類的經驗世界裏想像人工智能。作為人類，我們以「真」「假」作為標尺，對人類和機器進行了價值判斷。實際上，機器有機器的生命，人類並不擁有生命的唯一定義權與解釋權。在人工智能的未來發展趨勢圖景中，機器的發展必然全面改造乃至超越人類的生產秩序。屆時，將不是機器配合人類，而是人類配合機器。不僅僅是音樂領域，人將在所有的藝術創作領域或遭遇全方位的貶值。倘若這就是人工智能的未來，那麼，人類目前源於經驗世界的想像力是相當狂妄的。按照我們目前遠不夠的想像力，我們總是為自己作為擁有自由意志的人類而感到自豪，但實際上，注定不能擁有自由意志的AI僅僅源於我們匱乏的想像。

也許，超克人類中心主義的起點就在於，有那麼一天，我們意識到：和所有定義、所有形式的生命站在一起，有幸身處於同一個地球，同望滿天星宿，才是人類生命走向曠野的開始。



▲尹光在《Dear Myself》與AI的自己合唱。

MV截圖

貓咪的智慧



人與事 梅莉

養貓如育娃。

一天早晨起來，看到巴喬吐了，我以為牠只是吐毛球而已，沒在意。看牠依然一副饞貓模樣，精神抖擻一如往常，就沒採取任何措施。

結果第二天，吐得更厲害了。吃什麼吐什麼，於是，聽從養貓朋友的建議，讓牠餓着。開始餓着的時候，牠總是想找吃的，可是吃了就吐，哪怕是去陽台上偷吃的一根貓草。去醫院打了止吐針，沒用，作各項檢查也沒能查出什麼毛病。第三天，情況還是沒有好轉，給牠最愛的貓條也不吃了。

眼看着肉墩墩的巴喬快速癩下去，三天就瘦了一斤，想想牠才多大的體量。每天從醫院打針回來，牠都跌跌撞撞地衝向水碗，喝水。後來乾脆就臥在水碗邊，哪也不去。醫生說，得強行餵食，幾天不吃是不行的。我們餵牠流食，還是不吃，各種掙扎，濺得一身。又心疼又擔憂，朋友說，能喝水就沒事，讓我不要着急。第四天早晨，打算再不好就讓牠住院了，牠竟然主動要吃飯了，懸着的心總算放下來。這感覺和當年帶孩子多麼相

似。

後來，我才明白，貓咪一直吐是在作自我修復，把吃壞肚子的東西徹底吐完，也就好了。牠之後不敢吃東西是怕吃了還要吐，也許還伴隨着肚子疼，又不會說話，就堅決不吃。但牠知道水是維持生命的源泉，就一直待在水邊。貓真聰明，天生會自救。

每天我們上班後，家裏空無一人。我就在監控裏回看觀察巴喬在幹些什麼。在我們關上門那一刻，巴喬意識到家裏只剩下牠一隻貓了（曾把牠寄養過十天，巴喬就有點分離焦慮）。牠先是衝着門哇哇地大叫幾聲，然後，轉身叨着一隻絨球出來踢球了。一邊踢還一邊叫，身手矯健，形同閃電，不愧是「巴喬」。踢上十來分鐘，牠才跑到陽台曬太陽睡覺去，或者去臥室的飄窗上看風景，一看能看兩個小時，時不時地還「嘎嘎」地學幾聲鳥叫。

晚上，我們到臥室準備睡了，牠又產生分離焦慮，開始一邊哇哇叫一邊踢球。這種情形每天上演。想想貓的心事也很有趣，所有的玩具都玩膩了，唯有踢球初心不改。因為焦慮的感覺不好受，牠就做自己喜歡的事來對抗。

從沒想過一隻小貓也能這麼聰慧地把貓生安排得明明白白。

繁華夢



燈下集 李憶君

看王安憶的小說，從最早的《小鮑莊》到《長恨歌》，再到《桃之夭夭》《一把刀，千個字》一路追隨，我從中得到的樂趣是看到一個真正的作家的寫作軌跡。而最大的發現是作家對生活的體驗及感受，這也就是說，經驗也是一種實踐，同時在實踐中分析過往的經驗，這其實是隨着生活經驗的增長，不斷吸取的過程。

近些日因家人住院，我頻繁進出醫院；在醫院陪護，其實就是靜靜地守着，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看書。出門前隨手從書架上抓一本丟進包包裏，到了取出來看時卻總是一本舊書，這倒也無所謂。就這樣，看了廖輝英看王安憶，都是些舊著——從走過的軌跡中看出一種氣派。作家到底是作家，不需要怎樣的主義，就只是一種感情，即能講述許多故事。而這感情也無需多浪漫，它就像閒情，可有可無卻很溫暖，像平靜的海的那一小段風浪，看得很是愜意。

剛看完的這本《海上繁華夢》是王安憶早期的作品。書中收入五個故事，各有各的獨到之處，卻每一個故事都有共同點：現實與虛幻，實實虛虛，像空想，與現實距離甚遠。但所描寫的人物卻又是那麼的真實，使

人想起以反映現實為原則的拉美魔幻現實主義那一派的小說，除了營造虛幻氛圍與異樣境地，一切都是真實的，在真實的世界裏講述人生的狀態，以及鮮活有味的人和事。

對於這五個故事，王安憶自己說，寫得異常的疲累和艱難。每一個句子像擠牙膏似的擠出來。所花的時間足以寫五倍同等的字數。

《海上繁華夢》光看書名已猜到內容是一場夢幻。即使抓住了可發財的機會，結果也是一場夢。這非常符合中國的哲學觀念——人生如夢。

故事之一：《漂洋船》。話說福建有一個姓陳的人，俗名阿昆。先人有過光榮史，是英雄，打過潮州強盜。到了阿昆這一代，先人德澤已黯然。他是獨子，父親在他還沒出世時就登上了漂洋船，隨風飄到南洋去了。母親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天后娘娘的早晚一炷香上。年復一年，許多年過去了，父親始終沒有回來。而阿昆也長大了，一如當年，又有人來邀他去漂洋，說那裏遍地黃金，彎腰就可以撿起一大把。阿昆被說得心動了，也要上漂洋船，可是母親不允許。阿昆自此不斷做夢，老夢見那黃金鋪地的地

方。他終於在一個夜晚偷偷上了漂洋船。沒找到黃金鋪地的地方，流落到一個島上做了夥計，收入微薄，後來還娶妻生子。可是尋找黃金的夢仍然沒有停止過，他不甘心，決定再登一次漂洋船，於是把錢一點點地存起來，終於存夠買一條船的錢……後來阿昆母親的盼望、等待，又變成了阿昆妻子的。

第二個故事，《玻璃絲襪》的繁華夢所背負的是更沉重的辛酸。致富的代價是以生命換取的；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跑私幫貨，從土匪窩裏逃出生天，其中一個男人的兩樟木箱的玻璃絲襪變成兩箱鈔票後，卻沒能讓他「致富」的生活起到什麼作用，反而被鈔票困住了，日日夜夜想着如何把兩箱鈔票變成兩箱金條，結果是因為不懂得「變」的方法，反而虧個清光。不但人生如夢，連繁華也是一場空。

《名旦之口》是一個靠名人關係成名的故事。這是現實社會的一個最真實的現象，寂寂無名的牙醫，診所終日門可羅雀。一日他與太太去看名旦唱戲，名旦一出場，響起一片驚天動地的喝彩聲，牙醫無動於衷，更無心聽戲，眼睛偶然一瞄，發現名旦的牙

齒，不禁眉頭緊皺，搶過太太手中的望遠鏡，調到最高倍數對準名旦的嘴部看個不停。回家後馬上給名旦寫信，寄出後便宣布要外出周遊兩個月。診所暫時停業。說也奇怪，牙醫出遊後，名旦也不肯登台了。傳聞她到處去找那個牙醫。

兩個月後牙醫如期歸來，診所一開，大家才恍然大悟，原來他就是名旦要找的那個牙醫。診所立馬門庭若市。消息傳到名旦那裏，她正要動身去牙醫診所，牙醫卻已經來到門口，還捎來了各方土產……

過了不久，名旦又登台了，大家發現她更加嫵媚了，特別兩排牙齒，像一顆顆珍珠。

診所立馬門庭若市，生意興隆，牙醫出名了，當然也致富了。這個故事的繁華不是夢，卻有若夢一般。能說這故事是編的嗎？而現實社會從來都不缺這種真事——這類拉關係的事兒，以前叫攀龍附鳳，現在叫名人效應。

這樣描寫的人與事，讀來並不覺得荒唐，倒覺得題材嚴謹而寫得輕快。幾乎忘了王安憶自己說的，每個字像擠牙膏般擠出來，寫得異常疲累艱難。